

海上花列傳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海上花列傳

上

〔清〕花也憐儂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前言

徐朔方

《海上花列傳》六十四回，原題「雲間花也憐儂著」。作者韓邦慶（一八五六——一八九四），字子雲，號太仙，別署大一山人。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貢生，曾任上海《申報》館編輯。此書以當地方言寫成。作者的白話寫作水平顯然不及他在卷首和跋所表現的文言寫作那麼圓熟。

卷首云：「或謂六十四回不結而結，甚善。顧既曰全書矣，而簡端又無序，毋乃闕與？花也憐儂曰：是有說。昔冬心（畫家金農的別號，一六八七——一七六三）先生續集自序，多述其生平所遇前輩聞人品題贊美之語，僕將援斯例以為之。且推而廣之，凡讀吾書而有得于中者，必不能已于言。其言也，不徒品題贊美之語，愛我厚而教我多也。苟有以挾吾之疵，發吾之覆，振吾之贖，起吾之病，雖至呵責唾罵，訕謗諷嘲，皆當錄諸簡端，以存吾書之真焉。敬告同人，毋閱金玉。光緒甲午（二十年，一八九四）孟春，雲間花也憐儂識于九天珠玉之樓。」這個願望由于作者早死而未能實現。

第一回作者自云「日日在夢中過活，自己偏不信是夢」，不知怎樣沈溺在花海之中。「那花雖然枝葉扶疏，却都是沒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沖激起來，那花也只得隨波逐流，聽其所止。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鶯欺燕妒，就為那蚱蜢、蟋蟀、螳螂、蝦蟆、螻蛄之屬，一味的披猖折辱，狼籍蹂躪，惟天如桃，穠如李，富貴如牡丹，猶能砥柱中流，為羣芳吐氣，至於菊之秀逸，梅之

孤高，蘭之空山自芳，蓮之出水不染，那裏禁得起一些委屈，早已沉淪汨沒于其間。花也憐儂見此光景，輒有所感，又不禁愴然悲之。這一喜一悲也不打緊，只反害了自己，更覺得心慌意亂，目眩神搖，又被罡風一吹，身子越發亂撞亂磕的，登時闖空了一腳，便從那花縫裏陷溺下去，竟跌在花海中了。」可以說這是用寓言形式寫的全書縮影，帶有一定程度的自傳色彩。

跋云：「客有造花也憐儂之室，而索六十四回以後之底稿者，花也憐儂笑指其腹曰：『稿在是矣。』作者一面說：『吾書六十四回，咳矣，盡矣，其又何言耶？』」另一面又說：『請俟初續告成，發印呈教。』可見不僅初集未完，還有續集的設想。由于作者早死，而未能兌現。

本書從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二月《海上奇書》創刊號起連載，每期二回，至第十四期止。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始有石印初刊本。由于連載的性質，在適當的可以告一段落的第六十四回結束，也可以說不是未完之作。

今據杭州大學中文系所藏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石印初刊本影印。

海上花列傳第一函目錄

雲間花也憐儂著

上海圖書館藏

- | | | |
|-----|----------|----------|
| 第一回 | 趙樸齋鹹瓜街訪舅 |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
| 第二回 | 小夥子裝煙空一笑 | 清倌人喫酒枉相譏 |
| 第三回 | 議芳名小妹附招牌 | 拘俗禮細崽翻首座 |
| 第四回 | 看面情代庖當買辦 | 丟眼色喫醋是包荒 |
| 第五回 | 墊空當快手結新歡 | 包住宅調頭瞞舊好 |
| 第六回 | 養圓魚戲言徵善教 | 管老鴇奇事反常情 |
| 第七回 | 惡圈套罩住迷魂陣 | 美嫵緣填成薄命坑 |
| 第八回 | 蓄深心劫留紅線盒 | 逞利口謝却七香車 |
| 第九回 | 沈小紅拳翻張蕙貞 | 黃翠鳳舌戰羅子富 |
| 第十回 | 理新妝討人嚴訓導 | 還舊債清客鈍機鋒 |

第十一回 亂撞鐘比舍受虛驚 齊舉案聯襟承厚待

第十二回 背冤家拜煩和事老 裝鬼戲催轉踏搖娘

第十三回 挨城門陸秀寶開寶 擡轎子周少和碰和

第十四回 單拆單單嫖明受氣 合上合合賭暗通謀

第十五回 屠明珠出局公和里 李實夫開燈花雨樓

第十六回 種果毒老客搨便宜 打花和小娘陪消遣

第十七回 別有心腸私譏老母 將何面目重責賢甥

第十八回 添夾襖厚誼即深情 補雙檯阜財能解愠

第十九回 錯會深心兩情決洽 強扶弱體一病纏綿

第二十回 提心事對鏡出謔言 動情魔同衾驚噩夢

第二十一回 問失物瞞客詐求籤 限歸期怕妻偷擺酒

第二十二回 借洋錢贖身初定議 買物事賭嘴早傷和

- 第二十三回 外甥女聽來背後言 家主婆出盡當場醜
第二十四回 只怕招冤同行相護 自甘落魄失路誰悲
第二十五回 翻前事搶白最多情 約後期落紅誰解語
第二十六回 真本事耳際夜聞聲 假好人眉間春動色
第二十七回 攪歡場醉漢吐空喉 露惡相淫娼燒炙手
第二十八回 局賭露風巡丁登屋 鄉親削色嫖客拉車
第二十九回 間壁鄰居尋兄結伴 過房親眷挈妹同遊
第三十回 新住家客棧用相帮 老司務茶樓談不肖
第三十一回 長輩埋冤親情斷絕 方家貽笑臭味差池
第三十二回 諸金花效法受皮鞭 周雙玉定情遺手帕

趙樸齋賦
瓜街訪舅

第一回



洪善聚
秀堂
做媒



海上花列傳第一回

花也憐儂著

趙樸齋鹹瓜街訪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按此一大說部書係花也憐儂所著名曰海上花列傳只因海上自通商以來南部煙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傾覆流離於狎邪者不知凡幾雖有父兄禁之不可雖有師友諫之不從此豈其冥頑不靈哉獨不得一過來人為之現身說法耳方其目挑心許百樣綢繆當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一經描摹出來便覺令人欲嘔其有不爽然若失廢然自返者乎花也憐儂具善提心運廣長舌寫照傳神屬辭比事點綴渲染躍躍如生却絕無半個淫褻穢汙字樣蓋絕不離警覺提撕之旨云苟閱者按跡尋踪心通其意見當前之媚於西子即可知背後之潑於夜叉見今日之密於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於蛇蝎也算得是欲覺晨鐘發人深省者矣此海上花列傳之所以作也看官你道這花也憐儂究是何等樣人原來古槐安國之北有黑甜鄉其主者

曰趾離氏嘗仕為天祿大夫。晉封醴泉郡公。乃流寓於衆香國之溫柔鄉。而自號花也憐儂云。所以花也憐儂。實是黑甜鄉主人。日日在夢中過活。自己偏不信是夢。只當真的作起書來。及至捏造了這一部夢中之書。然後喚醒了。那一場書中之夢。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裡做夢。且看看這書。倒也無捨這書。即從花也憐儂一夢而起。也不知花也憐儂如何到了夢中。只覺得自己身子飄飄蕩蕩。把握不定。好似雲催霧趕的滾了去。舉首一望。已不在本原之地了。前後左右。尋不出一條道路。竟是一大片浩淼蒼茫。無邊無際的花海。看官須知道。花海二字。不是杜撰的。只因這海本來沒有什麼水。只有無數花朵。連枝帶葉。漂在海面上。又平勻。又綿軟。渾如綉茵錦罽一般。竟把海水都蓋住了。花也憐儂只見花。不見水。喜得手舞足蹈起來。並不去理會這海的闊若干頃。深若干尋。還當在平地上似的。躑躅留連。不忍舍去。不料那花雖然枝葉扶疎。却都是沒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

來。那花也只得隨波逐流。聽其所止。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鶯欺燕妬。就為那蚱蜢。螳螂。蝦蟆。螻蛄之屬。一味的披猖折辱。狼藉蹂躪。惟天如桃。穠如李。富貴如牡丹。猶能砥柱中流。為羣芳吐氣。至於菊之秀逸。梅之孤高。蘭之空山。自芳蓮之出水不染。那裡禁得起一些委屈。早已沉淪汨沒於其間。花也憐儂。見此光景。輒有所感。又不禁愴然悲之。這一喜一悲。也不打緊。只反害了自己。更覺得心慌意亂。目眩神搖。又被罡風一吹。身子越發亂撞亂磕的。登時闖空了一脚。便從那花縫裡陷溺下去。竟跌在花海中了。花也憐儂。大叫一聲。待要掙扎。早已一落千丈。直墜至地。却正墜在一處。睜眼看時。乃是上海地面。華洋交界的陸家石橋。花也憐儂揉揉眼睛。立定了脚跟。方記得今日是二月十二日。大清早起。從家裡出門。走了錯路。混入花海裡面。翻了一個筋斗。幸虧這一跌倒。醒了。回想適纔多少情事。歷歷在目。自覺好笑。道。竟做了一場大夢。嘆息怪詫了一回。看官。你道這花也憐儂。究竟醒了。

不曾請各位猜一猜這謎兒如何。但在花也。憐儂自己以為是醒的了。想要回家裡去。不知從那一頭走。模模糊糊。趲下橋來。剛至橋堍。突然有一個後生。穿着月白竹布箭衣。金簪。穿細馬褂。從橋下直衝上來。花也憐儂。讓避不及。對面一撞。那後生撲達地跌了一跤。跌得滿身淋漓的泥漿水。那後生一骨碌爬起來。拉住花也。憐儂。亂嚷亂罵。花也憐儂。向他分說。也不聽見。當時有青布號衣中國巡捕。過來查問。後生道。我叫趙樸齋。要到鹹瓜街浪去。陸裡曉得個冒失鬼。奔得來。跌我一跤。耐看我馬褂浪爛泥。要俚賠個碗。花也憐儂。正要回言。只見巡捕道。耐自家也勿小心。碗放俚去罷。趙樸齋還咕嚕了兩句。沒奈何。放開手。眼睜睜地看着花也。憐儂。揚長自去。看的人擠滿了路口。有說的。有笑的。趙樸齋抖抖衣襟。發極道。教我那价去見我娘舅。噯。巡捕也笑起來道。耐去茶館裡。拿手巾來揩揩。哩。一句提醒了趙樸齋。即在橋堍近水臺茶館。佔着個靠街的座兒。脫下馬褂。等到堂倌盪面水來。樸齋

絞把手巾。細細的擦那馬褂。擦得沒一些痕跡。方纔穿上。呷一口茶。會帳起身。逕至鹹瓜街中市。尋見永昌參店招牌。踱進石庫門。高聲問洪善卿先生。有小夥計答應。邀進客堂。問明姓字。忙去通報。不多時。洪善卿匆匆出來。趙樸齋雖也久別。見他削骨臉。爆眼睛。却還認得。趨步上前。口稱娘舅。行下禮去。洪善卿還禮不迭。請起上坐。隨問令堂阿好。阿曾一淘來。寓來。嚟陸裡。樸齋道。小寓寶善街悅來客棧。無姆勿曾來。說搭娘舅請安。說着小夥計送上煙茶二事。洪善卿問及來意。樸齋道。也無僉事。幹。要想尋點生意來做。做。善卿道。近來上海灘浪。倒也勿好做。僉生意。嚟。樸齋道。為仔無姆說。人末一年大一年哉。來。嚟屋裡做。僉。還是出來做。做生意罷。善卿道。說也勿差。耐今年十幾歲。樸齋說。十七。善卿道。耐還有個令妹。也好幾年勿見哉。比耐小幾歲。阿曾受茶。樸齋說。勿曾。今年也十五歲哉。善卿道。屋裡還有僉人。樸齋道。不過三個人。用個娘姨。善卿道人。淘少。開消。總也有限。樸齋道。比仔從前省。

得多哉。說話時只聽得天然几上自鳴鐘。連敲了十二下。善卿即留樸齋便飯。叫小夥計來說了。須臾搬上四盤兩碗。還有一壺酒。甥舅兩人對坐同飲。絮語些近年景況。閒談些鄉下情形。善卿又道。耐一幹仔住來客棧裡。無撥照應。晚樸齋道。有個米行裡朋友。叫張小村。也到上海來尋生意。一淘住來。善卿道。故也罷哉。喫過了飯。揩面嗽口。善卿將水煙筒授與樸齋。道。耐坐一歇。等我幹出點小事體。搭耐一淘北頭去。樸齋唯唯聽命。善卿仍匆匆的進去了。樸齋獨自坐着。把水煙吸了個不耐煩。直敲過兩點鐘。方見善卿出來。又叫小夥計來叮囑了幾句。然後讓樸齋前行。同至街上。向北一直過了陸家石橋。坐上兩把東洋車。逕拉至寶善街悅來客棧門口。停下。善卿約數都給了錢。樸齋即請善卿進棧。到房間裡。那同寓的張小村。已喫過中飯。床上鋪着大紅絨毯。擺着亮汪汪的煙盤。正吸得煙騰騰的。見趙樸齋同人進房。便料定是他娘舅。忙丟下煙槍。起身廝見。洪善卿道。尊姓是張。張小村。